

族伴

潘諧娃 著

旅伴

陈忠海 著

潘 諾 娃

旅 伴

曹 蘇 齡 譯 曹 靖 華 校 序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以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為題材。描寫出一列行駛於前後方的救護車中發生的事件。書中沒有主角。人物都是些醫生、護士、衛生員等。作者根據實際工作體驗，通過這些因戰爭而聚、因和平而散的，平凡、純樸的蘇維埃人，表現了蘇聯人民熱愛祖國、熱愛生活的高貴品質。

本書榮獲斯大林一等文學獎金。

В. ПАНОВА

СПУТНИКИ

據蘇聯文學英文版譯出；並根據蘇聯國家文藝出版社(莫斯科)1947年俄文本校閱

旅 伴

潘 諾 娃 著
達 蘭 諾 夫 插 圖
曹蘇齡譯 曹靖華校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246

開本 850×1168 耗 1/32 印張 12 5/16 插頁 1 字數 223,000

(原海燕版印 6,500 冊)

一九五二年四月新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十次印刷

印數 47,541—49,540 定價 1.38 元



潘 諾 娃

致「旅伴」的中國讀者

常常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：在現實生活中有過旅伴裏的人物嗎？達尼洛夫，尤麗，比洛夫醫生，琳娜，老頭克拉錯夫，小姑娘王斯迦，陸軍少尉克雷明以及其餘的人物——這些都是真實的人物呢，還是杜撰的人物呢？

是杜撰的，也不是杜撰的。

兩者都是的。

這些人物以及他們的性格與命運，都是作家創作的產品，這創作是力求把他所觀察的好多人的特點，結合到一個人物身上。

同時，這些人物（達尼洛夫，尤麗及旅伴中的其他人物），也都是現實生活中所有的，因為他們的性格，經歷及活動的特點，不是作者杜撰出來的，而是從生活中取來的，從我們同胞中真實的人物裏取來的。

旅伴怎樣產生的呢？

當時我住在莫洛托夫城，在烏拉爾。那時是一九四四年底，是衛國戰爭的最後的半年。軍用救護列車三一二號，從鄂木斯克往西開，停在莫洛托夫城，列車工作人員就請求莫洛托夫城的星報編輯部派一位記者，隨車把他們的工作寫成一本小書。

衛生總署令該列車的工作人員組織寫這本小書的工作。因為這是非常好的一列救護車，是蘇聯最好的救護列車之一；必需使其他救護列車的工作人員能够吸取牠的經驗。

戰後，當救護列車解散的時候，這列車中的兩輛車廂——裏傷的車廂和重傷傷員所乘的車廂——帶着原來的一切設備，陳列到「救護防衛博物館」裏，就這一件事情也足够說明牠的重要了。

我就是擔任把這列車的工作要寫成一本小書的記者。

我一看見這列車就令我吃驚起來。那漆着紅十字的深綠色的車廂，看來就好像剛從車輛製造廠裏開出來似的；玻璃窗上掛着人工繡的麻布窗簾。

重傷傷員的車廂裏，地上鋪着絨地毯。躺椅的靠背上，用絲線繡着鮮豔的花朵。傷員的吊鋪上鋪的被單，毫不帶一般醫院裏所用的那種「公家」被單的樣兒：沒有一點兒鐵鏽，也不帶消毒

的斑點，——這是雪白的，熨得平平展展的，就同整潔的主婦家裏的被單似的那樣好看。

我問道：

「爲什麼你們的車廂看來都這樣新呢？」

他們告訴我說：

「因爲這是我們自己修理，自己油漆的，我們不等待鐵路上去替我們作。現在鐵路上對別的事情的關懷已經够多了。」

我問道：

「你們的被單爲什麼這樣漂亮？」

他們告訴我說：

「因爲我們不把牠交給洗衣房洗，而是我們自己洗，在火車上洗呢。連毯子和衣罩，也都是我們自己消毒呢。」

我問道：

「可是你們這些絨地毯和貴重的麻布窗簾從那來的呢？因爲你們的經費同其他救護列車的經費是一樣呵。」

他們告訴我說：

「是的，我們的預算也是同樣的，可是這些東西是我們自己賺來的。」

於是他們就談到每次載運傷員以後，列車上積了大批空罐頭盒子，他們就用這些空盒子作成水桶，茶杯，賣給合作社，把所得的錢買了這些地毯、麻布和繡花的絲線。那些水桶和茶杯，都作得很精細，上了油漆，畫着花。這些都是女護士作的，她們都是戰前工藝學校畢業的；指導她們的是發電廠的一位老司機，也就是旅伴裏所寫的克拉錯夫。用品上畫花的是一位女護士，她戰前的職業是畫家。

我問道：

「這些花是誰繡的呢？」

他們告訴我說：

「這些都是我們的女護士在戰爭中間繡的。我們要使傷員們舒適，使他們感到一種家庭的，親切的關懷。」

我隨着三一二號救護列車作了兩程載運傷員和兩程空車。

所謂載運傷員，就是列車載着傷員從前線到後方去。那時火車駛得很快，揚旗都在牠前面發

着綠色的燈光，車上的工作人員幾乎全不睡覺的看護着傷員。

對傷員照料得非常好。在整個戰爭期間，車上只出了一次死亡的事故，這就是旅伴裏所寫的陸鐸恆之死。

把傷員運送到後方醫院以後，列車的工作人員本可以休息的：空車行駛得很慢，休息的時間是足夠的。

可是三一二號的全體工作人員，在放空車期間，就開始了志願的，任何指示和命令上所沒有規定的新的緊張的勞作。

他們去修理車廂，油漆車廂，修理暖氣管，把衣罩，毯子消毒，洗衣服，把罐頭盒子製成用品出售，做針線活，毫不倦怠的裝飾着，補充着自己的「家當」。

這些工作都同政治學習與提高業務學習相結合的，這些學習一直進行到列車解散的時候為止。

一九四五年十月間，這一系列救護車在莫斯科解散了。在列車上工作的這一批工作人員——這些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者，這些無名英雄，就如同偉大的斯大林所稱的「小螺絲釘」，從戰爭一開始起，他們就毫無替換的在列車上工作着。

我同這些人在一起生活過，親眼看見了他們的勞動與功勳。

我不能不寫他們，因為他們入到我心裏了。

我於是就寫了旅伴。

三一二號列車上有沒有姓達尼洛夫的，這問題是無關重要的。重要的是完成了達尼洛夫所完成的事業的那些人是有有的，我所寫的他的生平，是千千萬萬蘇維埃人的典型的生平。

三一二號列車上有沒有外表很逗人愛的，面貌像尤麗的外科護士，這問題是不重要的。重要的是她同尤麗一樣的工作着，都同樣的敬重着她，千百個傷員離開列車的時候，在意見簿上寫些對她表示感謝的溫存的話。

列車上完全沒有蘇普魯戈夫這人，這也是不重要的問題。因為自私自利，膽小如鼠，奔走鑽營的這樣的蘇普魯戈夫們，我們的生活中還存在着，作品中也應該把他們指出來。

三一二號列車長達尼切夫醫生的家並沒有毀滅；可是蘇聯好多人妻子，就同旅伴中比洛夫醫生的愛人和女兒似的，犧牲在法西斯的炸彈下了。

只有愛撒嬌，會工作，愛熱鬧，無憂無慮，存心仁厚的護士長裴娜是一個真實的人物，不過名字不同吧了。她的性格，言語，便鞋和護士帽，都是我照實摹寫下來的。僅只在作品的末尾，

我擅自把她的命運作了不同的處理：堅強的裴娜沒有出嫁，可是我把她寫成同電氣技師尼威茨基結婚了，我認為這樣的結合會給他倆帶來幸福呢。

不管怎樣，旅行所寫的一切，都是作者親眼所看到的。

自由中國的人們，在我這一部平凡的小書裏，讀到關於偉大蘇聯人物的真實——不管這些人物是照相照下來的也好，也不管是作者創作的熱情創造出來的也好。

全部的蘇聯文學，都是向這真實努力的。我們把自己的一切真實情況說出來，想使同我們走在一條路上的人民，能夠從我們的經驗裏，從那在我們以前沒人探索過的最美滿生活開創者的經驗裏，吸取一些益處。

一九五二年，四月，列寧格勒。

校者序

一

潘諾娃 (Vera Fedorovna Panova) 是近年來蘇聯文壇上傑出的女作家。她於一九〇五年生於南俄頓河·洛斯托夫的一個公務員家裏。因家境艱困，不會受正規的學校教育。她是自修的，自己讀課本和文學作品。她最愛的是俄國古典作家，尤其是普希金，涅克拉梭夫，L·托爾斯泰和高爾基。

作者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五年，給洛斯托夫各報上寫小品文。一九三九年寫了第一部劇作柯梭戈爾 (Ilya Kosogor)，得到全烏克蘭集體農場劇院的劇本徵求的頭獎，這部東西一九四一年出了單行本。

一九四〇年寫了伊里亞·牟洛麥茨 (Ilya Murometz)，也得到了集體農場劇院的劇本徵求的獎金。同年又寫了劇本舊莫斯科，得到全俄劇本徵求的獎金。

一九四二年寫了劇本戰俘，一九四五年寫了劇本少女們。

一九四四年，因戰事的推移，被疏散到烏拉爾，住在莫洛托夫城，在當地期刊上發表了中篇小說畢洛日柯夫的家庭。

一九四四年末，蘇聯作家協會莫洛托夫城分會，派作者到三一二號軍用救護列車上，協助列車負責人寫小冊子。工作體驗的結果，就寫了這部旅伴。出版後，兩年間就印了九版，國外印行的還不在內。牠被譯成了英，法，波蘭，匈牙利等文字，榮獲一九四六年斯大林文藝獎金的首獎（一九四七年六月七日蘇聯政府頒佈）。一九四七年底，莫斯科小戲院把牠改編為劇本，演出的效果也是很大的。

一九四七年，作者寫了長篇克魯日里哈（Kruzilika），也得到斯大林文藝獎金的第二獎。這部作品是寫衛國戰爭末期與第四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前夜，烏拉爾一個大工廠的工人。主題同旅伴似的，寫社會主義時代蘇聯人民的道德和政治的統一。『克魯日里哈』，本是烏拉爾一所大機器製造廠的名字。

旅伴，這是使作者獲得世界聲譽的傑構，是一九四六年蘇聯文壇輝煌的收穫。

一九四六年，這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年，也是蘇聯新五年計劃的第一年。被戰爭遮斷的蘇聯人民向共產主義的邁進，這時又恢復了起來。戰後的新任務，是要在極複雜而艱巨的條件下解決的。這就如日丹諾夫所說：「在我們的歷史上，從來還沒有像這次大戰似的，帶去了人民的繁榮生活，使無數城市，農村，工廠，都遭到空前的破壞。」可是蘇聯人民在戰爭的血火裏壯大起來，堅強起來了。他們再三再四的顯示着蘇聯社會和國家制度的充沛的生活力，顯示着社會主義經濟力量的強大，顯示着人民的英雄主義和道德力量。蘇聯人民順利的克服着困難，堅毅的向既定方向走去。一九四六年蘇聯國家計劃關於經濟與文化的總結報告，就是顯明的例證。

日丹諾夫說：「擺在蘇聯知識份子面前的任務是崇高而偉大的，他們被號召來在我們人民中間從事教育工作，栽培文化，發展新的趣味和要求，鞏固人民的道德和政治的統一。」

這樣，在蘇聯知識份子面前提出了用共產主義來教育人民的任務，提出了同人民意識中遺留的資本主義殘餘作鬭爭的任務。人民的社會主義意識，在衛國戰爭中，達到極高度的發揚。這是蘇聯社會威力強大的根源。社會主義意識的勝利及其未來的高潮，從資本主義殘餘裏解放人類的意識，這一切，其本身就是推動蘇聯向共產主義挺進的因素。

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，聯共中央委員會關於星及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定中說：

蘇聯文學——世界上最前進的文學——的力量，就是在於：牠除了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之外，沒有，而且也不能有別的利益。蘇聯文學的任務，是在於幫助國家正確的教育青年，適應他們的需要，把新的一代教育成爲朝氣蓬勃，相信自己的事業，不怕障礙，準備克服任何困難的人。因此，凡任何沒有思想，漠視政治，『爲藝術而藝術』的宣傳，都是與蘇聯文學無干，對蘇聯人民和國家利益有害的東西……

聯共中央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關於文藝的決定，不是臨時性的發現了文藝上的某些錯誤，作個別的糾正，而是全部思想上的基本的中心問題，是號召文藝工作者，在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，去鞏固並發展新的社會意識。

這樣，在文藝上，就提出了一個本質上的新任務：克服和根絕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，爲提高社會主義意識水準而奮鬥，爲鞏固和發展蘇聯人的前進的，優秀的道德品質而奮鬥。可是誰能完成這任務呢？只有明確的認清了文藝與社會政治思想，以及文藝與社會道德的直接聯繫的那些作家們，才能完成這任務。這問題也就是文藝的思想內容問題。斯大林所說的『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』，也就是說作家把自己的思想，傳給人們，去影響他們，改造他們，鼓舞並推動他們向更美滿的光明境界躍進。

潘諾娃在旅伴裏就是用樸素而明快的筆調，把站在偉大歷史的浪頭上，完成着歷史任務的蘇聯的平平常常的人物，把人民羣衆的英雄主義，把社會主義制度在每個愛國主義者的內心裏所培養的特點表現出來。這些人在戰火裏成長着，壯大着，鍊成了鋼，變成了新的羣衆。作者把這些人物的新意識和面貌刻繪了出來。用具體的形象，浮雕似的把人民的道德與政治的統一表現了出來。這部書的字裏行間對蘇聯人民，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對光明幸福的未來，都洋溢着無限的熱愛，發射着燦爛的光輝。

二

旅伴，這是根據作者實際工作體驗寫成的。作品事件的地點，是行駛於前後方的一列救護火車，時間是衛國戰爭期間。小說裏沒有主角。人物都是些醫生，護士，衛生員等。這是一羣因戰爭而聚，因和平而散的蘇聯的普通公民。是巨大的戰爭機器上的『小螺絲釘』。他們的任務是救護和運送傷員。這雖是一列救護車，可是在這小小的天地裏，在這一一個微小的集體裏，就宛如一滴露珠中所映的太陽一般，反映了戰時蘇聯人民情況的整體。戰爭把這些不同年齡，不同程度，不同生活方式與經驗的人，變成了征途上的『旅伴』，鎔鑄成了聲氣相通的一體。